

明史

明史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祿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壽等奏

敕修

周洪謨

楊守陳

弟守陞子茂元

茂仁

張元禎

陳

音

傅瀚

張昇

吳寬

傅珪

劉春

吳儼

顧清

劉瑞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博

聞強記善文詞熟國朝典故喜談經濟景泰元年疏勸
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再遷侍讀天順二
年掌南院事憲宗嗣位復陳時務言人君保國之道有
三曰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攘外侮力聖學之目一曰正
心修內治之目五曰求真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恤
漕運攘外侮之目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器
足饋餉靖邊陲帝嘉納焉成化改元廷議討四川山都
掌蠻洪謨上方畧六事詔付軍帥行之進學士尋爲南
京祭酒上言南監有紅板倉二十間高皇后積粟以養
監生妻孥者宜修復帝允行之母喪服闋改北監十一

年言士風澆浮請復洪武中學規帝嘉納命禮部榜諭
崇信伯費淮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
巾赴監停歲祿之半學政肅然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
舞佾豆籩數不稱洪謨請備天子制又言古者鳴球琴
瑟爲堂上之樂笙鏞祝敔爲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
兩階今舞羽居上樂器居下非古制當改尚書鄒幹駁
止之洪謨再疏爭帝竟俞其議遷禮部右侍郎久之轉
左以蔡傳所釋璿璣玉衡後人遵用其制考驗多不合
宜改製帝卽屬洪謨洪謨易以木旬日而就十七年進
尚書二十年加太子少保二十一年星變有所條奏帝

多採納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
毀洪謨復力勸修省帝深納之洪謨矜莊寡合與萬安
同鄉安居政府時頗與之善至是言官先後論奏致仕
歸又三年卒年七十二諡文安洪謨嘗言士人出仕或
去鄉數千里旣昧土俗亦拂人情不若就近選除王府
官終身不遷乖祖制當稍變更都掌蠻及白羅羅昇子
數叛宜特設長官司就擇其人任之庶無後患將歿猶
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其好建白如此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祖範有學行嘗誨守陳以精思實
踐之學舉景泰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

經筵講官進侍講英宗實錄成遷洗馬尋進侍講學士
同修宋元通鑑綱目母憂服闋起故官孝宗出閣爲東
宮講官時編文華大訓事涉宦官者皆不錄守陳以爲
非備列其善惡得失書成進少詹事孝宗嗣位宮僚悉
遷秩執政擬守陳南京吏部右侍郎帝舉筆去南京字
左右言劉宣見爲右侍郎帝乃改宣左而以守陳代之
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弘治改元正月上疏曰孟子言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
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臣昔忝
宮僚伏覩陛下朗讀經書未嘗勤睿問以究聖賢奧旨
儒臣畧陳訓詁未嘗進詳說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得
於內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君
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
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諸司之典則羣吏之情弊何由見
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語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
繁言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者未博也願遵祖宗舊制
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
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

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章奏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清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畧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陞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

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駁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閣臣面議可否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如經筵常朝祇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且今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恥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凌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

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帝深嘉納後果復午朝召大臣面議政事皆自守陳發之尋以史事繁乞解部務章三上乃以本官兼詹事府專事史館二年卒謚文懿贈禮部尚書弟守陞子茂元茂仁守陞字維立成化初鄉試第一入國學祭酒邢讓下獄率六館生伏闕訟寃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故事無遷留都者會從兄守隨爲李孜省所逐欲并逐守陞乃以爲南京侍讀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直經筵再遷侍講學士給事中龐泮等以救知州劉遜悉下獄吏部尚書屠瀟奏遣他官攝之守陞貽書極詆瀟失十年大計京官

守陞時掌院事言臣與掌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
考察但臣等各有屬員進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坐堂上
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宴班四
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內視三品此故事也今四品
不與考察則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講讀撰述稱否在
聖鑒有不待考察者詔可學士不與考察自守陞始修
會典充副總裁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嘗署兵部陳時
弊五事改署國子監考績入都會典猶未成仍留爲總
裁事竣遷左侍郎還任進二秩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
報竟歸詔加尚書致仕劉瑾亂政奪其加官瑾敗乃復

久之卒守陞博極羣書師事兄守陳學行相埒其爲解
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尤艷稱
之守陳卒守陞爲位哭奠者三年茂元字志仁成化十
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湖廣副使改山東
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詔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遣中官
李興平江伯陳銳繼往興威虐繫辱按察使茂元攝司
事奏言治河之役官多而責不專有司供億日費百金
諸臣初祭河天色陰晦帛不能燃所焚之餘宛然人面
具耳目口鼻觀者駭異鬼神示怪夫豈偶然乞召還興
銳等專委大夏功必可成且水者陰象今后戚家威權

太盛假名姓肆貪暴者不可勝數請加禁防以消變異
畫工藝士宜悉放遣山東既有內臣鎮守復令李全鎮
臨清宜撤還疏入下山東撫按勘奏言焚帛之異誠有
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於是興銳連章劾茂元妄詔遣
錦衣百戶胡節逮之父老遮道懇節乞還楊副使及陞
見茂元長跪不伏帝怒置之詔獄節遍叩中官備言父
老懇冤狀中官多感動會言者交論救部擬贖杖還職
特謫長沙同知謝病歸久之起安慶知府遷廣西左參
政正德四年劉瑾遣御史孫迪校勘錢穀索賄不予瑾
又惡茂元從父守隨遂勒致仕瑾誅起官江西尋遷雲

南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改蒞南京都察院終刑部右侍郎茂仁字志道成化末進士歷刑部郎中遼東鎮守中官梁玘被劾偕給事中往按盡發其罪終四川按察使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五歲能詩寧靖王召見命名元徵巡撫韓雍器之曰人瑞也乃易元禎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憲宗嗣位疏請行三年喪不省其年五月疏陳三事一勤講學願不廢寒暑所講必切於修德爲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觸爲諱講退更凝神靜味驗之於身心政化講官令大臣公舉剛明正大之人

不拘官職大小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
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面陳可否陛下親臨決
其是非暇則召五品以下官隨意問以時事得失利病
令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兩
京堂上官賢否如有不盡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
爲進退又令共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則大臣皆
得其人於是命之各言其所屬及方面郡縣官之賢否
付內閣吏部陞黜之中外羣臣有剛正敢言者舉爲臺
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
其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所舉之人感其推薦不敢

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
難行寢之預修英宗實錄與執政議不合引疾家居講
求性命之學閱二十年中外交薦皆不赴弘治初召修
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言人君不以行王道爲心非大
有爲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爲之望邇者頗
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
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願定聖志一
聖學廣聖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實錄成遷南京
侍講學士以養母歸久之召爲會典副總裁至則進學
士充經筵日講官帝甚傾向元禎體清癯長不踰中人

帝特設低几聽之數月以母憂去服闋遷南京太常卿已修通鑑纂要復召爲副總裁以故官兼學士改掌詹事府帝晚年德益進元禎因請講筵增講太極圖通書西銘諸書帝亟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之未幾晏駕武宗立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專典誥敕元禎素有盛譽林居久晚乃復出館閣諸人悉後輩見元禎言論意態以爲迂濶多姍笑之又名位相軋遂騰謗議言官交章劾元禎元禎七疏乞休劉健力保持之健去元禎亦卒天啟初追諡文裕陳音字師召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六年三